

看完一個關於轉世梗的Unlight RPG.....的同人文(原連結已死)便開始構思的故事, 原安排在自己家 Unlight 故事世界觀的結局, 屬於第N+1次創作。

結果偉大的鐵克威直接把 Unlight 結局, O你OO, 鐵克威。

完成這篇, 記念這個陪著作者五年的異世界、小人偶與三個戰士。

因為對小人偶和三個戰士感情太深, 不會碰任何私服。

注意: 自己玩遊戲時館內有出現匪夷所思的爆骰、爛骰、隊員罷工、奇蹟隊員Get 等靈異事件, 所以依照館內的法則, 出現一些冷門拉郎配

艾伯李斯特和庫勒尼西

艾依查庫和艾茵

里斯和艾妲

布勞和小人偶

受不到請離開, 他們真的這樣自走, 我也沒辦法。

聖女總有一天會離去的。

只是為了復活和未知的陰謀才創造這個世界。

坐於星幽界的事物, 終有一天因為聖女離開而毀滅。

戰士和她都知道, 所以立下了即使戰士復活也不會忘記她的約定。

不過, 聖女卻單方面消失了。

消息很快傳到各地聖女之子的耳中。

縱使早知道這世界並不穩健, 一時之間卻難以接受。

失去了聖女, 這片土地會漸漸崩壞瓦解。

魔物的勢力原先還能與戰士保持微妙的平衡, 現在它們開始攻擊戰士的基地, 奪走戰士的靈魂和記憶。然而戰士最擔心的並不是自己的命, 而是一直引導著自己的那個女孩。

失去了聖女大人的聯繫, 人偶本來是個容易附身的媒介。聖女離開後不久, 已經發生一個個聖女之子被妖魔附身, 攻擊她們原來守護的戰士。

一是戰士被聖女之子搶去記憶, 成為傀儡; 一是聖女之子被戰士所銷毀。然而失去聖女之子, 他們的記憶也不會維持長遠。

僅存的聖女之子討論過去，決定以自身力量為代價，製作一個可供戰士轉生到現在的儀式。即使不能像預想般復活，只要能在現世中生存就好。

「不能丟下大小姐不管。」

眾人你眼看我眼，陷入一片詭異的沉默裡。

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大小姐就如計時炸彈一樣危險。可是想到曾經一起冒險過，就忍不下心自己一走了之。

想到一個小小的女孩子在幽暗的大宅裡等待死亡，就叫人不忍。

「你們呢，反對離開？還是贊成？」瑪格莉特皺著眉問。

「反對。」大宅第一個戰士，阿貝爾毫不遲疑地說，利恩也在一旁點頭。

「...反對。」艾依查庫輕輕說道。

雪莉只是單純搖頭，她隔壁的傑多一副思考模樣，沒有表態。

王子伸展懶腰，事不關己的模樣；馬庫斯依舊沉默得像尊石像。

「你們知道為何大小姐一定要把我們送走？」布列依斯開腔。「大小姐比我們更清楚我們失去她的下場。她不會允許有戰士成為傀儡的。」

「言下之意，你支持轉生？」瑪格莉特挑一挑眉，反問。

「我只是說明她的想法而已。」

古魯瓦爾多微微張開紅眼，盯著開始瀰漫著火藥味的二人。手一拽，把布列依斯拉離大廳。「去吃飯。」

難得王子出面調停，瑪格莉特縱然想說下去，也只好作罷。

在場還有戰士尚未表態，但他們也不好意思繼續發言，只好一直裝死。

「艾伯，你怎樣看？」其中一人突然被艾姐揪了出來，眾人瞬間都把視線集中到站在一起的三人，就是大小姐從一而終使用的牌組。

因為受到重用，在基地裡很有影響力。

被點名人士不買賬的聳起肩，另外二人也是無奈地攤手，始終沒有開腔。

雖然還能活動，但是四肢已沒以往般靈活。尤其是雙腿，就像灌入鉛水般，每走一步都要花盡全身的力氣，沉重得幾乎抬不起來。

凝視著房間的黑色窗簾，少女緩慢地抓著心裡僅存一點安全感。這個房間向來暗暗沉沉，對現在的她，反倒感覺舒適。

即使外表再開朗，她也只是由憤怒和欲望所製成的人偶，回歸黑暗，才是她的……

扣扣。原本的大門被人拉開。即使門外用柔和的燈光作照明，習慣黑暗的少女還是忍不住睜眼適應這「刺眼」的光芒。

身穿紫色燕尾服的少年捧著銀製餐盤，帶著一如以往溫暖又有點促狹的笑容，走進陰暗的房間裡。

「布勞……」少女氣若浮絲地回應，語中帶著哭腔。

「大小姐，布勞帶了今天的午餐過來。」同是自動人偶的少年，也是艾枯草大小姐的管家，恭敬地欠身說道。

「是什麼呢……」艾枯草期待地發出氣音。布勞先把餐盤放在桌上，然後過去抱起跌跌撞撞的女孩。自己先坐下來，女孩則安穩地坐在他膝上。

「今天的午餐……登登！白汁香草煙燻茸兔意粉。」布勞伸出一隻手拉起蓋，映在人偶眼中是名字非常不正常但外貌好看令人心動的西餐。真感謝聖女的精細傑作，即使人偶也可以吃東西，哪怕未必像人類般真正感受到食物的滋味。

現在的世界已混亂得難以捕捉魔物作為食材，幸好大宅中各戰士都十分團結，而且皆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帶回來的獵物數量足夠糊口。而且大宅囤積了不少儲備糧，以前「壓幣」用剩的魔物們。

布勞細心地牽著艾枯草的手，幫她使力握著叉子，身軀向前，捲起一點義粉並送進口裡。

「好吃嗎？」「好吃。」

布勞揚起可愛的笑容。真的，只有這時候他才會真心地笑。

「還吃嗎？」布勞再把義粉和叉子湊近她唇邊。

「一起吃？」艾枯草甜甜地笑著。因為身體越來越弱，所以很難作出複雜的動作，只有笑容依舊不變。

布勞靦腆地接受乏力遞過來的叉子。

二人心電感應地傻傻笑著。即使是人偶，也因為聖女，開始表現出如人類般的動作、情感，不像是演算出來的行為。兩個人偶長出了「心」，也即是靈魂。

「...大小姐，不，艾枯草。」

「什麼？」

「無論發生什麼事，我，布勞必定留在妳，艾枯草的身邊，直到世界末日，誰也不能把我們分開。」

「是嗎。」

『是最後相處的時光呢。』

「是。」

里斯沒怎樣跟「她」面對面的相處，只能間接了解她：很多時候只會自說自話，也不怎麼專心，喜歡在他們做任務時做自己的事，而他們就在一旁看著。

但她的地位跟艾枯草一樣重要，是來自另一個世界引領他們的路人，同樣是引導者。雖然在那個世界平凡到不值一提，但里斯並不討厭這個平凡的小大姐，她不會打架，就是很堅持原則地留到現在。很多另一個世界的引導者，最後還是沒回來。

隔著一道看不見的屏障，要經常猜度對方的心思。他更了解她，因為她會用文字抱怨；她只能靠作戰時他打出來的骰子估心情。

『雖然知道會有這一天，但我也很不捨得。』

「妳已經盡力了。」里斯的回應她聽不見，他們的溝通從來是單向的，只是吊詭在他們像明白對方想說什麼般一唱一和。

『雖然只有兩年，但在我眼中，你們是我的朋友.....不，家人，比某些在我身邊卻不了解我的人還要親近。』

「妳啊，應該要主動出去認識更多人。」如果不是這道屏障，其實里斯也不會趟開心扉說話。世事往往諷刺又巧妙。

『你們似乎可以轉生呢，恭喜你們。我知道，艾枯草對無法幫你們返回現世非常難過，這孩子總是很善良的。但在我眼中，放下前世的恩怨，或者不壞。真是孽緣的話，來世也可以了斷。』

「真是像妳的作風。」

『在你們的世界觀中，無限的世界有無限的可能。我在想，會不會轉世的儀式也有可能轉到我這邊的世界嗎？』

「！」

『里斯，他日你真的轉世，很希望你會轉來我這邊。但，也要看你選擇。「留」還是「走」，我會尊重的。』

交誼廳有一群吵翻天的青年和大叔，還有女生。他們當然不像大小姐眼中那麼樂也融融，有時會吵架甚至大打出手，奇妙的是一想到快要離開，甚至忘記對方，這些人又突然把所有深仇大恨拋諸腦後。

弗雷、阿奇、利恩、阿貝這班酒鬼煙鬼自然害交誼廳滿地酒精和煙蒂，四人高談闊論轉世後要做什么，還有互相灌酒；伯恩遠離他們，和瑪格坐在一旁互相調侃越來越難聽甚至幼稚的句子；老馬和新來的女孩音音盤膝而坐大眼瞪小眼；雪莉右手牽著傑多、左手握著王子，說著悄悄話；布列不在，似乎去找艾伯比試，應該是跟艾伯死前的一戰有關，尼西應該也跟過去打氣；艾茵和艾姐則繼續擔當保母，默默清理交誼廳。現世的遺憾，他們已經無法完成，唯有盡可能解決在星幽界裡引發的各種誤會，不致再變成遺憾。

大部分都是生前不認識的人，而他們卻在這世界相遇了。這句是艾枯草經常說的「緣份」，不少人都沒有生前的記憶，因此他們信服了大小姐的說法。

他們為了家中上下而戰，是個大家庭。

艾依查庫站在大廳門外，沒有加入。他很特別，跟其他家的狗不一樣，不怎樣說話，很離群，甚至害艾枯草擔心他是不是做人失敗遭排擠。

但說他真的漠不關心嗎？

艾依查庫看著手中的照片。是傑多和馬庫斯加入不久時拍的，一年半前，只有他、艾伯、艾茵、尼西、阿貝、里斯、馬庫斯和傑多。

照片上只有六個人，馬庫斯負責拍照。艾伯和庫勒尼西半蹲在前方，二人各自伸出一隻手，砌出一個心形；後方左起，艾茵、他、阿貝爾、里斯。傑多站在阿貝和艾伯尼西中間。以傑多的高度，剛好擋住阿貝最自豪的胸肌，偏偏傑多掂起腿，張開身後的斗蓬，把阿貝的臉擋住了。傑多身邊總跟住一隻蝙蝠，那傢伙也出現在阿貝頭上裝頭飾。里斯則自顧自耍帥，但嘴角往外扯得誇張。

他旁邊的貓女艾茵，微微屈膝，身體向左轉，雙手指向阿貝，露出璨爛的笑容，有點像σ°▽°)σ的表情。他，左手尾指和姆指半屈，其餘三指扣成牛角包形，放在阿貝頭上，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迴避了鏡頭。

那時他把焦點落在艾茵紫紅色的髮尾上。

很遙遠的回憶了。

但開心嗎？隨著記憶復甦，艾依查庫只好說，這是他這生人中，過得最輕鬆的時光。

相同紫紅的秀髮，掠過他的目光。

艾茵從交誼廳走出來，目光正好對上他。

總是這樣。並不是討厭對方，而是一看見，總是一直注視著，什麼也說不出來。

二人之間總是流傳著一股曖昧不明的氣氛。是很喜歡嗎？艾依查庫是戀愛白痴，完全不懂。

跟平日一樣，是艾茵主動向他點頭。

「...啊妳不多陪弗雷教官多一會？」艾依查庫佯裝毫不在意地問，嗓門不自覺的大起來。

「...對啊，陪了。」艾茵的藍瞳往左一偏，不以為然地回，「走遠一點，有事要說。」

「什麼？！」艾依查庫瞪大藍瞳，「...妳是要我給意見嗎？但怎樣看你們早決定好吧！」

「...我是來要你合作。」艾茵實在很煩感他，一對他說話就會把心底的直率話甚至傷人的話吐出來，這跟她平日的行為不一樣。

「也是的，這裡的人很固執。除非打昏他們，不然他們真的要留的話隨時需要大幹一場。」艾依查庫伸起懶腰，一臉隨意，「誰已知道？」

「我，眼鏡，荔枝，阿貝。眼鏡說不要告訴尼西。」

「哈，艾伯真的變很多，尼西把他潛藏的一面掘出來了。」

「是呢。」

話題結束，陷入突然的沉默裡。

艾依和艾茵相視無語。

「我們是在星幽界認識吧？」他們生前是有一點交集，但當時根本不認識對方。他以為她是一隻貓，她以為他是弗雷特里西——那個舉足輕重的男人——的學生。

真正的結識是在這個死後的世界裡。可是一離開這個世界的話.....

不會再見到貓女，不覺得會再相見。艾依查庫其實內心很悲觀。

就像感受到他內心的想法一樣，艾茵像貓咪一樣靜靜盯著艾依的藍瞳。

自然而然的，艾依輕輕把她抱入懷裡。因為他從來不預先通知，艾茵總被嚇到，漸漸就習慣了。

擁著她的臂彎越加用力，甚至有點發抖。艾茵看著倚在左肩上的金色腦瓜，咬著牙關不能發出任何飲泣聲。

其實他們什麼也沒向對方說過，直到現在還是不可以。

「很高興告訴我這件事……」艾姐拎著基地中尚算充裕的軍糧，小心放進背包，交給里斯。

里斯揸起背包，又想起什麼，自脖子除下E中隊的軍牌，「送給妳的。」語畢啄了她一下。

艾姐緊緊握著軍牌，抬頭看著一臉決意的里斯，右手舉起行禮：「里斯上校，這次任務，務必存活回來。」

里斯失笑：「是的，艾姐中尉。」有模有樣地行起軍禮。

二人吃吃偷笑。艾姐不禁回憶起當日她剛剛在大宅覺醒的事情。因為他們兩個的形象很像某對軍人，引導者當時追著他們喊上校～中尉～上校～中尉～，卻真的把他們送作堆了。

「第一步，先找蕾格烈芙嗎？」他們團隊進度現在在風大陸的翼龍的藏寶庫，現在各地十分混亂，怪物四處流竄，基地的出口接近風大陸一線危險之地。里斯的想法是先與小友的蕾格集合（順道確認她的安全），再一起趕走飛龍王。

「她的實力強大而穩定。而且，她家也跟我們失去聯絡，我和艾伯他們商量過，先去看看那邊有沒什麼需要幫忙。」而兩個一軍艾伯和艾茵，自然留在保護基地。

「我走了。」「是的。」二人勾起尾指，相視而笑，承諾會平安完成任務。

走出魔女別館，里斯特意選在沒有別的人發現的時候離開。

事實上這次計劃是艾伯、里斯、艾茵私下決定的，最多加上幾個知情人而已。

經過閘口的一刻，里斯在意地回頭一望。艾伯和艾茵站在古堡窗邊，與他相對而視。

他們決定好，三個人站在三個位置，誓必保護大小姐和基地。

這次，是他們最後一次合作了。

艾伯、里斯、艾茵，三人了然於心的點一點頭。

里斯出走後一日。

大宅早上的交誼廳滿溢著食物的香味，戰士們應艾茵和艾姐要求，準時前來大廳用餐。這次早餐是她、艾姐和布勞做的。

「里斯跑到哪了？」利恩嚼著火腿，下意識地問。大廳中只不見了里斯，實在很奇怪。

「他在外面巡邏。」艾伯自然地接過話，又托起餐盤打包食物，狀似帶給里斯。

瑪格雙眼一轉：「只有里斯一人，壓力太大了。尼西，我們也一起幫忙。」

「好的……」尼西正欲站起來，卻驚現餐桌前出現一個意外人物。

「艾枯草！」「大小姐？」多日沒跟他們一起的人偶少女居然出現了。而布勞牽著她的手。

「嗯...今日精神不錯，可以跟你們一起吃了。」在布勞攙扶下，艾枯小心翼翼地走到最近的椅子上坐下來。布勞在一旁細心地擺放餐具。

戰士的氣氛很顯然因為艾枯的出現炒熱了，眾人紛紛夾餐點到艾枯的盤子上，又互相替對方夾餐點。直到一角的音音夢一語不發地在餐桌上抱頭而睡。

「這個小孩子真的到哪裡都可以睡呢！」利恩和阿奇忍不住笑。突然，二人的表情就像定格般，眼簾垂了下來。

艾茵、艾伯、艾依、阿貝、艾姐、布勞紛紛站起來。餐桌上一片突然沉默，詭異地、凝著動作和閉上眼簾的戰士。

艾枯默默掃視了每一個戰士，接著說：「把他們搬到車上。」

里斯依照著小友所在地的地圖，東拐西拐，來到一個陰森的森林裡。

里斯心底很擔心蕾格，她在的家沒有他家的戰力強大，搞不好已成為魔物的目標。離開艾姐實在很無奈，要讓她一個人參與艾伯他們的計劃……

映入眼簾的竟然是一幢早已破廢的大宅。

里斯嚇得幾乎握不住地圖，踏破雜草跑進大宅裡。

「劫火！」門一打開即感受到敵意，里斯依靠直覺往左一閃，右手揚起火刃，往撲面的黑影橫向一斬。

把門前的警衛蝙蝠和裡頭的食屍鬼收拾，里斯連忙搜索蕾格和其他戰士的蹤跡。

已經沒有人類的氣息了。

憑直覺拐過散落一地的破爛，里斯走到一座損毀的鋼琴前，看見被埋在廢墟中僅僅露出的三個手指頭。

他以為是人偶，然而事實是人偶已經失蹤了。

他正在找的人，在明顯經歷過戰鬥的大廳裡永遠沉睡。

他只感到頭疼欲裂。

聖女之子們利用僅存的力量做出轉生至現世的祭壇，位處一個叫無盡荒野的地方。

死靈馬車一直趕路。抵達後，醒著的人們把睡著的人搬下車，放到祭台上。

無光世界裡，這裡有滿月可以與祭壇中央巨型的大理石刻印成垂直角度，而月亮可以打開通往現世的通道。艾枯草的家庭不大，容納十多人卓卓有餘。

艾伯把祭壇的火把點起，瞬間把稍為樸素的祭壇映照得閃閃發亮。他突然想起在以前的冒險，在龍人的宮殿看到的光景，明明是無人的城市，卻詭異地亮起燈。

距離上次往未知的地域冒險，已經相隔很長的時間。

艾伯收起心情，協助阿貝爾把昏迷的人送往祭台。

「好了。」艾枯草淡淡的開聲道。在布勞攙扶下，緩慢地踏上施法的圖案。以引導者之身份與法陣產成連結。祭壇瀰漫著像藍色電光一樣乍閃乍現。聽說就是用它通往現世。

艾茵和艾依站在領頭，作為首兩個轉生的人，艾茵明顯相當焦慮，一直低著頭發愣。

手突然被白手套輕輕緊握著。

艾茵不可思議地抬頭看著他。艾依依舊臉無表情，可是眼神堅定，朝她點一下頭。

回握掌心的溫度，艾茵一掃頹態，朝他用力地一點。

「大小姐，要開始了。」布勞站在艾枯草身邊，提醒道。

「嗯。布勞，我有一個要求喔。」

「是的？」

「以前不是說過，直接叫我的名字就好了嗎？」

布勞突然掠過一個預感，但他已經下意識開口了：「艾枯草...？」

瞬間，就像斷線的木偶一樣往後一倒。虛弱人偶也失去重心一起跌倒。

艾伯從後攔住保護艾枯草，而阿貝也瞬間抱起布勞。

直到今次，淡漠的木偶臉，才難過得發抖。

「阿貝，把他送去現世。」艾枯用盡力氣地下令。

看著布勞睡得穩沉的臉，阿貝惋惜地看了她一眼，抱著布勞到祭台。

布勞是最適合陪在大小姐身邊的戰士，自動人偶，不老不死，布勞也如此希望永遠陪著她。可是艾枯卻希望他轉世為人。這樣真的對他好嗎？阿貝不禁想。

布勞是個戒心很重的人，要獲得他的信任，必須騙過他，再在人偶機能上使一點手段。

艾伯只能安撫難過的大小姐，縱使人偶根本不會哭。

「艾枯，你先待著吧。」艾伯摸了摸艾枯的頭，輕輕走過去祭壇，放任人偶整個往前一倒。

像離子一樣的電波緩慢閃爍，變成類似門的形狀，有點像星雲團裡厚厚的一片。

艾茵和艾依的手緊緊握著，臨行前看了一眼對方，隨即頭也不回地走進門，在穿過「門」的時候，失去了身影。

門亮出柔和的光芒，被光照到的昏睡戰士也瞬間失去蹤影。到阿貝，他往大小姐的方向一揮手；到艾姐，她向艾枯微笑道別，消失的一瞬間，想到了里斯。

艾姐就是這種誓死完成任務到底的人。即使有點落寞，但抱持著思念，其實沒有那麼可怕。

光芒消失，人偶俯伏在地上，默默地喘泣著。

「不要哭了。」

熟悉的聲音響起。大手輕輕地摸她的頭。

艾伯半膝跪地，與艾枯平視以對，語氣與慈父一樣非常溫柔。

「你……」

「我的能力是可以控制少量電離子的。」艾伯風淡雲輕地解釋道。當然，還要加上艾茵他們的掩護，對，這就是他們的計劃。

有艾茵，才取信於大小姐過渡戰士。

有里斯，才可以保護到大小姐和基地。

有他，里斯和艾茵才可以放心把大小姐留在星幽。

他們的隊伍自今天起不存在了。可是這個任務是不會完結的。

從大小姐呼喚他們開始，他們就是一路走來沒分開過。

艾枯草拼命搖頭，門只能開啟一次，艾伯以後意味著要永遠留在星幽界……

艾伯摸了摸她的頭，「我們也很擔心你的。所以，才這樣做。」

「還有我。」意料之外的聲音，二人皆告一愣。

尼西輕飄飄地踏到祭台上，裙擺伴隨著主人有點輕快的步伐拽動。

「你不是轉生了嗎？」艾枯草明明已預備好屬於他的安眠藥，而且印象中尼西也是睡著的。

「嗯，深淵吃完之後睡到完全動彈不得。」

「剛剛我在祭壇明明有見到你……」艾伯說完後瞬間理解到尼西做了什麼，「你用了幻視。」

因為尼西很少使用，大家多數只對他那隻娃娃魚有印象。

「嗯，是的。大概深淵也成功到現世了……和母親一起。」尼西揚起空無一物的手，毫不擔憂地說。

「笨蛋，你知道現在星幽界有多危險……」艾伯腦中乍現靈光，「你怎會知道這個計劃？」

「我和艾依還有艾姐可是和你們一軍差不多年資的二軍。」尼西的表情完全是大獲勝利。艾伯他們大概沒想到他們中出了不少內鬼吧。因為一軍都是任務派，對於基地內的消息，反而沒二軍他們靈通。比交情，二軍也不會差到哪裡。

「艾枯，讓我們陪著妳到最後吧。」尼西輕撫艾枯冰涼的頭，和艾伯並肩而站，加上嬌小的女人偶，就像平凡地哄女兒的一家三口般。

「可是……里斯已經犧牲自己，連你們也……！」人偶嗚咽著，然而事實已經不容變動了。

翼龍的藏寶庫。

巨大的惡龍連同隨從在這片風的大陸上肆意凌虐。現在他們的據點已經不侷限在藏寶庫，可以說，他們已經把整片大陸納入為自己的藏寶庫。

對於日前還在駐守風之大陸的基地，實在非常危險。

飛龍昂起了圓滾的頭，睜起眼睛警戒。

怪物們一個一個在陰影處騷動起來。

峽谷中，出現人的氣息。

身穿黑色軍裝，右手持著烈焰的紅刃，男性緩緩向前走。

峽谷兩側，一雙雙具有智慧的眼神正在窺視。

兩側的龍人正朝他吐息，充滿警告意味。

前方是走道盡頭，遠處有個尚可看見輪廓的巨大龍形。

「我要在這個世界獲得自由，不會讓你妨礙我的。」在對方有所動作的同時，里斯也把力量圍繞在聖劍兩側，高溫的火焰和聖劍被高高舉起。

已經不知道第幾天睜開眼睛了。

艾枯草體內的計算機似乎已經不靈光了，開始沒什麼時間概念。

「早安，艾枯。」然而只要尼西喚她起床，她會以為今天是第一天，昨天還發生祭壇的事。這樣也好，樂觀迎接新的東西，而不是想到機能崩壞的時候。

戰力不足，為了避免大小姐被妖魔入侵，艾伯把不會用到的地方封閉，他們現在能活動的範圍比以前少了。不過這個小小的空間燃點了很多燭光，所見之處均洋溢著溫暖，減輕了密閉空間的不適感。

在臨時搭建的小廚几飽餐後，艾枯草牽著尼西的手回到成為三人臥室的圖書室。對喜歡唸書的艾伯和尼西來說，絕對是個消磨時間的好方法。

看著艾枯草靠著椅腳沉沉睡去，尼西轉頭看著艾伯，相視，忍不住笑了出來。

「這種生活，也不賴吧。」尼西坐在椅上，輕輕翻書到下一頁。這本書正好講述戰爭經濟重創和戰後復蘇，完全對上艾伯興趣。

「對不起，以前沒怎樣陪你。」艾伯托著下巴，一邊思考書中內容，另一邊和尼西話說當年。作為永恆的一軍的他，能好好放下手中的工作，與尼西一起靜靜看書實在非常困難，已經不知道隔了多久有做到，甚至可能要追溯到他和尼西加入的時候。

他和尼西也是非常安靜的人，所以這樣安靜地活著，反而是他跌宕不斷的人生裡有少的寫意，再加上隔壁熟睡著的小女兒。

如果當年渦沒有毀掉他的城鎮，他大概也是過著這種與妻子看書，兒女在旁撒嬌的平凡人生活吧？

艾伯以為自己已經不會再過正常人生活，孰不知在死後來到星幽界，居然在破滅前享受到這段短暫的時光。其實他也知道，自己還是渴望有個完整的家庭。

正因如此，他更不會後悔這個決定，慶幸著幸好沒有跟隨其他人一起轉世。

有時，他們會帶著艾枯草到室內溫室玩，那是唯一一個能遙望外界和天空的地方，也全靠它才不會有被囚禁的感覺。

星幽界的天氣向來黯淡無光，溫室裡也沒有鮮花，可是聽到艾枯草的笑聲，就有種這個世界仍然維持著動力的感覺。

尼西和艾伯一起坐在庭椅上，相視一笑。

又是一天。

艾伯是貴族子弟，對於樂器藝術樣樣精通，而尼西也出生上層，對古典樂器也很有認識，但個人的原因沒有艾伯深入。

直立式鋼琴被拉到一個有點凌亂的小房間，研究報告散落一地，也有破碎了的瓶瓶罐罐。鋼琴那傳來行雲流水的琴音，軍裝青年專注地彈著他中意的音樂，人偶坐在他隔壁看著躍動的手指，尼西則站在二人身後。

人偶意圖模仿艾伯的指法，僵硬的指頭緩慢地在琴鍵上落下，發出不成樂章的聲音。

「妳彈得好爛喔～」艾伯笑著調侃她。

艾枯草鼓起面頰，雙手更用力地按下琴鍵，連練幾個降、降、降失準的琴音，聽得他忍俊不禁。

尼西伸出修長的手指，在高音琴鍵上按一下。

「啦～啦～啦～」艾枯草輕輕哼著歌。

看著艾枯草和尼西把鋼琴當玩具玩，艾伯很想發揮眼鏡的精神吐嘈他們，另一方面沉醉在幸福家庭的感覺。

然而，一絲理智卻注意到人偶本來甜美的聲音開始如發條鬆脫一樣嘶啞起來……

整個環境盡是詭異的沉默。

艾伯那軍人的直覺警鈴大作，睜開眼睛，金瞳全然不見剛剛睡醒的惺松。

乍以為與尼西艾枯過著平凡的家庭生活，艾伯還是穿著軍服，口袋放入一開始用的手槍，戴著軍帽入睡的。

睡房裡就像從來沒住過人一樣一片死寂，感覺不到活的氣息。尼西不在。艾枯不在。艾伯心知不妙，趕忙把枕在頭下的狙擊槍抱起來。這把長槍是當年艾枯草拾到+3遠攻子彈後由里斯和艾茵幫忙改裝，艾茵也被教育到成為軍武少女。

黑色的長槍身，伴隨自動上膛彈莢，打開保險栓可以推長槍管和彈出瞄準鏡，以前在大城的其他艾伯都很詫異他拿著不同的槍。（設定是為了補正艾伯低殺率而改裝。一開始拿生前用的手槍，改拿自動步槍，武器實裝系統後改用幾乎等人身長的重砲狙擊槍，瞄準鏡也被好事的戰士和工程師弄成三個——夜視、放大、聚焦，更不用說神秘的小功能。本篇的時間軸在武器實裝前。）

艾伯憑著以往搜索敵人的直覺，朝著僅存一絲「活」的氣息追上去。

軍靴停住了。稀落的草叢，遠處還見到崖的形狀，與他相隔著一段距離，佇站著的人偶——已經壞掉了。

人偶腳邊倒臥著他鐘愛的青年，本來打算一起迎接無光的終結，可是，人偶卻發狂了。也不知道是被偷襲，還是與人偶苦戰後倒下。

艾伯心裡抽搐著痛，可是，面前那股殺意卻逼到他只能收起所有情感，做回無情的戰士。

人偶以扭曲的姿勢站立，左邊白淨的短腿往外拐，整個人的重心偏左，看著好像偏著頭可愛地看著他——這是人偶以前的撒嬌方法——可是現在人偶的臉，兩頰龜裂，一邊嚴重得掉落了一點碎片，看見黑色的內部；原來黃色的雙眼朝外45度角微微外凸，看不見外眼角的眼白，而下眼瞼破損，幾乎承受不住眼球像要掉出來般，更不用詳述身上小小的龜裂。

「艾枯草……」艾伯舉起槍，最後一次喚著她的名字，可是她已經不再回來了。

人偶往前一撲，艾伯並未眨眼已經見到她「瞬移」撞到他懷裡，被緊抓著腰身，不僅抓的痛，還感覺到意志被什麼撕裂著，分離著，艾伯痛苦地喊了一聲，發現生前的記憶正在消失。

他突然看到了死前一刻的畫面，但已經不再清晰，在快要死去的他面前緊緊握著手的青年，倒帶，穿著紅色的青年，倒帶，影子從塔上摔落，倒帶——

艾伯下意識使出電擊茨林，再往人偶腰間補記一槍。金色電流把人偶的臉和身烙下棘荊狀的黑色傷口，還有腰側巨大的子彈孔，冒著煙。

記憶是戰士強化的力量，所以為何有些戰士居然打不過人偶，有些戰士需要早著一步銷毀他。

尼西也是在睡著或者鬆懈的時候被攻擊吧——

人偶如同怪物一樣撲來，速度快到艾伯無法格擋。感覺到記憶不停地流失，已經想不起智略的頭腦，棘荊也由金色轉回藍色。

急促的腳步聲自草叢響起，「艾伯！」

艾伯呆愣住了，里斯在遠處拼命跑過來。居然還活著。

右手匯聚電流，往人偶一推，當年老是被人恥笑的打不中雷擊卻如願把人偶震飛幾尺。

艾伯知道自己剩下的記憶不多，大概到R2的記憶，可是，有股直覺告訴他要在被剝奪所有生前的記憶前殺死人偶。

「這是這裡...！」艾伯往後跳到遠距離，長槍瞄準人偶的心臟處，仍然強化的槍技能如願擊穿人偶的胸膛。

人偶瞬間變成普通娃娃的死寂，往前跪倒。

艾伯也倒下了。

「艾伯！」意識到慘烈的景象，里斯跑到艾伯前面，用肩膀撐起艾伯的上半身，另一手也抓著艾伯右手臂好讓他不致躺下。

雖然艾伯沒有傷痕，但里斯感覺到了——戰士的靈魂已剩如風中殘燭。

「你還活著嗎.....」「嗯，我屠了不少魔物，也避開了龍王的偵測，這樣基地沒有受到魔法反擊.....對吧？」

里斯帶著悲腔反問。

艾伯得意地一笑，「因為是一軍主將啊，里斯大大。」

艾伯從衣領胸襟拿出一個木盒，遞給他。

「這是什麼？」

「大小姐對你說：『當你快要遺忘時，要打開』。」他知道是什麼，尼西也知道，但他他媽的就是不告訴里斯是什麼，因為里斯一定會要他用。

「帶我去尼西那邊。」「好。」

里斯攙扶著艾伯到尼西所在。里斯另一隻手把尼西撥成仰睡，跟艾伯一樣毫無傷痕，只是被奪走記憶而永遠不動，可是記憶就是戰士在沒有引導者的星幽界所支持下來的行動力。

艾伯側躺在尼西身邊，輕輕摸了他的頭蓋頂一下，然後不動了。

世界好像只剩下里斯一人般。不知道還有沒有活著的戰士。

遠離了隱森的魔女之家，他只能漫無目的地到處流浪，無論走到哪裡都是虛無的天空，從有魔物在嘶吼的土地，走到連魔物也消失。

沒有突然世界崩潰，回歸黑暗；沒有突然大爆炸，瞬間失去意識。而是時間凝住了，不知道時間，不知道人們和魔物在什麼時候離開，沒有任何活物在這個時間，像影子反射出來的世界，一切儼如擺設品。

到最後發現自己的記憶也逐漸失去著。

岔腿而坐，坐在岩石上，遙望著被迷霧幻繞的山間。

已經坐了一整天？還是十分鐘而已？他一動也不動地看著。

「大小姐對你說：『當你快要遺忘時，要打開。』」不知道是誰對他這樣說過。

他搖著隨行的腰包，巴掌大的桃木盒被倒出來。盒蓋緊緊合起來，看來需要力氣打開。

他以為是音樂盒之類的古董，掀起蓋，放在盒最上面，是一群人的合照。

看著自己的長袖，他知道自己就是照片中的那個男人。照片右下角還被人畫上貓頭圖案。

還有錄音帶，很可能錄下他的聲音。

出乎意料，是一個青年的聲音。

他試著發出聲音，知道聲音的主人不是自己：

『第二十一日。一如以往的平常。在大宅裡繼續過活。雖然不能到另一個世界，但我們不會後悔。』

『艾伯你在錄什麼呢？』一個青年聲音亂入。

『哈，在錄下一點感受。』原先緊繃有點高傲的聲線，立即軟化下來。

『用來給自己聽嗎？』青年問。

『或者吧。錄給未來可能會後悔的我們。也錄給已經轉世的艾依、艾茵他們。還有給可能聽見這個錄音的里斯。』

小小的信箋藏在木盒的最底部，里斯看到它，眼前突現出現強烈的影象。

是一頭紅色長髮的小女孩跪在書桌前，用盡腕力書寫著：

『里斯：

抱歉，我只能給你這些了。』

木訥的臉先是一愣，繼而勾起了淡淡的笑意。

他不知道為何要活著。唯一知道的是，他可以抱著隊友給他的，活到這世界終結前最後一秒。

(正文完)

後日談：

她天生不太喜歡其他人摸到耳朵，所以總是戴著大大的貝雷帽，把耳朵藏著。雖然她的耳朵沒有任何畸形，是雙發育健全的人類耳朵。

從地鐵站出來，看見天色昏暗，她忍不著碎碎念著鬼天氣。

雖然很尷尬，但她被人抓去和一個男生見面。畢竟素未謀面，不希望自己的形象被雨淋得很難看。平日的話，她把帽子當雨傘簡直家常便飯。

身穿軍服的男人霍地睜開眼睛。

他突然發現自己佇立在廣場上。四周下著雨。而自己的衣服毫無被雨衣彈濕。

不知道過了多久多久，他一清醒已經在這個世界裡。

他來到現世了，但不是以活人的身分。

手中握著的信件和那個盒子已經消失無蹤。

是盒子用最後的力量把他送到其他戰士最後的世界嗎？

他第一眼發現站在車站口很苦惱的女生和在後方的金髮青年。

「哇！」突然在她身邊有個人在慘叫。

「誰推我啊？」金髮青年火氣很大地朝身後咆哮。詭異的是這片車站除了他和前面避雨的女生，根本沒其他人。

「你沒事嗎？」她開腔。

突然發現自己的窘態被女生看到，他面一紅，立馬彈起來。

「沒、沒～」青年抓抓頭髮，試圖掩蓋戴著遮眼片的右眼，讓自己帥一點。

「不好意思，你可以幫我載到對面那個餐廳嗎？雨太大了，很難走過去。」她還是主動搭問，剛好青年身上握著長傘。

「嗯，我也是要到那個餐廳！」青年莫名高興地說。

「真的？」二人傍著雨傘，在雨中併行前進。